

體育傳媒製作可以承傳嗎？

源於奧運

愛知・名古屋亞運會已進入倒數階段，星期日將舉行閉幕典禮。筆者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投入體育傳媒製作與轉播工作，親身見證業界隨電視科技不斷進步，尤其是在奧運、亞運、世界盃及各大單項世錦賽等大型賽事中的日新月异，縱使是行內人也會每每感嘆。然而，今屆亞運在賽事轉播方面，卻令人看到是明顯的退步。

為求獲得更好的畫面，令觀眾在家看到轉播都有親歷其境之感，近年的大型體育賽事都會在一場賽事中用上數部攝影機，以多角度捕捉畫面。記憶中，香港電視台僅用一部攝影機拍攝轉播一場籃球賽事的情況，要數到1982年印度新德里亞運，時隔40多年，今屆2026年名古屋亞運部分項目，如劍擊、武術、壁球、乒乓球等，仍只以一部攝影機進行直播。在43個比賽項目中，約28項有直播信號，而其餘15項則僅以新聞形式報道，多數直播信號要等到四強準決賽才開始提供。這意味着所有香港隊從初賽開始的比賽，都必須由香港電視台自行拍攝，觀眾才能收看。與上一屆杭州亞運相比，今屆信號內容明顯減少，差距顯著。有趣的是，杭州亞運名古屋亞運由同一製作團隊——中央電視台旗下的國際傳媒港公司負責包括開幕及閉幕典禮和所有賽事的電視信號製作。

過去每一屆亞運，通常由主辦國當地的電視台統籌比賽信號製作。杭州亞運時，中央台就派出約50支團隊，並邀請各地參與板球、藤球、壁球等項目的製作。原本曾邀請香港電視台派出團隊拍攝壁球，可惜最終沒有團隊願意參與，筆者一直都覺得相當可惜，因為香港失去了一次寶貴的國際大型賽事製作經驗，壁球最終由新加坡團隊負責。

香港在體育傳媒製作方面相對落後，雖然在電視圈黃金年代（1980-2000年代）曾有發展空間，但作為商營電視台，未能充分培育新一代製作人，也缺乏足夠的空間讓他們成長，導致業界有青黃不接之期；相比之下，內地在這方面則積極布局：當年為準備2008年北京奧運，便於4年之前派團隊參與2004年雅典奧運製作，從較簡單的乒乓球、羽毛球開始，逐步累積經驗，到2008年北京奧運便派上用場，而時至今日，這個團隊已成為奧運不可或缺或製力量。

2009年東亞運動會在香港舉行之時，22個項目的轉播信號全由香港團隊負責，包括開閉幕典禮、田徑賽事等複雜的項目甚至國際廣播中心皆由本地製作團隊完成。但到2025年的全運會，香港承辦8個比賽項目，本是爭取吸收製作經驗的好機會，但卻未有香港團隊參與。可見體育傳媒製作的承傳，真的不容易。



百家廊

若荷

進入秋天，最先感知的是空氣。那空氣清爽，帶着一絲絲涼意，好似薄而透明的綢緞，舒適地敷在身上。我穿了一件長衫，走到窗前，推開窗，滿眼看到的都是安靜。對面的園子裏，有一棵白楊，上面的葉子已開始落了，一片挨着一片，靜靜地鋪在地上，柔軟的葉背泛着白，像是誰在上面撒了一層白粉。我散步走過時，往那裏看了幾眼，恍惚覺得這滿地的白，是白楊樹寫給大地的信，是有什麼話要交代給這個正在收穫，且又進入蕭瑟凋零的季節。

我索性下樓，到公園裏散步。在這時，我看見了兩隻喜鵲，一隻在東、一隻在西，間隔約有2米。牠們尾對着尾，在草地上啄食着什麼，大約是已經成熟的草籽。牠們翻一下，再啄一下，動作迅速，從容而有節奏。有行人從路邊走過，其中一隻轉過身來，用黑亮的眼睛望一望四周，與另一隻頭對着頭，以目光達成號令，於是，兩隻喜鵲便面對面地站着，像兩個老友在清晨裏交流，點點頭，連翅膀都沒有扇動一下，便又去翻找自己的食物。

這是城市公園裏的喜鵲，見慣了人來人往，早已把人類當作最尋常不過的風景。我看着牠們忽然想起小時候，在鄉下，喜鵲是最怕人的，遠遠看見便撲棱棱飛上樹梢，站在上面最高的枝上，驚懼觀望。那時候，喜鵲是村莊的哨兵，是田野裏最為警覺的

琴台客聚

伍果果

中秋過後，雖是秋高氣爽，氣溫卻持續居高不下。我的屋子南北通透，夏季炎熱，但北面的大陽台卻是曬不到太陽的，到中秋前後，日照角度變了，北陽台從早到晚灑滿陽光，時而柔和、時而熱烈，陽台上種的花草愈發有生機，晾曬的衣物也浸滿陽光特有的味道。

我也因為陽光的熱烈而變得勤快起來。趁着晴好清閒，把厚厚的冬被搬出來曬了幾天，又將狗寶的玩偶翻出來洗淨晾乾。想起廚房還有半袋放了許久的大米，已經生了不少米蟲，也找出來，倒進簸箕裏攤開，放到正午的陽光下。黑色的米蟲被高溫烘得紛紛從米堆裏爬出，四下逃竄。竹簸箕裏米粒與小蟲黑白交錯，像一幅凌亂的八卦圖，很是有趣。

取米時看見兩個多月前去給父親祝壽時帶回的一袋蒜頭，裝蒜頭的密封袋內壁凝着一層隱隱的水汽，便一併搬到陽台，在地面攤開晾曬。

■ ■ ■ ■

摘星在新疆

方寸不亂

在高山、沙漠、湖泊、草原、戈壁的簇擁下，新疆的星光，通常被形容為天鵝絨上的碎鑽，清亮透徹，觸手可及。剛到北疆一行，營地酒店觀星，遙遙晚空，點點星光，忽然掉下一顆「星」，竟是息息相關啊！

9年前參與廣東肇慶助學「摘星計劃」，幫助家境困難的中學生就讀大學，讓星們（學生）以知識改變命運，我們團隊慈善家梁先生幫助的50名星星，已讀完大學散落在全國各地工作，有做公務員的、有做教師的，選讀外語的為企業常往歐洲出差，他們改善了原生家庭的環境，個人前途也星光燦爛。

新疆伊寧與香港相隔數千公里，多年來不曾想過可以在新疆重逢；是次北疆旅途上，想起了其中幾位新疆少數民族星星，微信聯繫上在伊寧工作的「小燕子」，她二話不說，就來到我們下榻的酒店。9年沒見面，卻有莫名的親近感，車剛停定，隔着玻璃窗，憑直覺就把站在大門等候的她認了出來。

9年前，結緣在廣東，來自新疆的她，是那樣青澀、稚嫩的高中畢業生，大學畢業後，回到新疆伊寧，在體制內有相當穩定的工作。眼前漂亮清麗的大姑娘，穩重端莊，自帶氣場，不過，一見到星媽星爸，就如孩子見到久違的親人，擁抱之下，不禁眼眶濕潤；當年孩子熱情摟着星媽的臂彎，如今輕觸式體貼攙扶，溫暖依然，歲月卻在臂彎中流走。

「小燕子」職場5年，有高學歷，工作出色，升級自是必然，收入穩定，有了自己的房子；她本來力邀我們到她家裏作客，可惜行程匆促，連一頓飯共聚的時間也沒有，在酒店短聚訴心曲，留下美好回憶。繁星流動，和你同路，從不相識開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摯靠近，正是你和我。

還有一位沒見上面的星星，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靜縣工作，竟然就是兩天後我們要去的地方，由於沒有地域概念，咫尺天涯，擦身而過，實是遺憾。

培育人才是長遠的，偏遠省份的孩子，能讀上書的，就有機會來到經濟發達的廣東地區接受中學教育，能較廣泛接觸先進事物，同時也與來自各地的孩子競爭，考上星級大學，畢業後再回到家鄉，貢獻力量。

追求知識的理想，與培育人才的理念，把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我們聯結，組成了「摘星家庭」；星們們憑自身的努力，艱苦學習，有了美好的前程，星爸星媽為孩子的成才感到驕傲。

樂樹的秋

過客，而眼前這兩隻喜鵲，已經在城市裏學會了從容，學會了與人分享這一片秋日的草地、這一地的金黃。

再往前走幾步，天地間便換了顏色。樂樹花開了。其實它早就已經開了，只是我今天才認真地去看。那花是金黃色的，小小的，密密麻麻地簇在樹梢，一邊開花、一邊又落着，像從天上飄下來的金色碎屑。我低頭看看腳下，地上已鋪滿了，路沿石上有，泥縫裏有，前幾天剛被機器打平的草坪裏也有，到處都落滿了金黃的花。所謂的金秋，可能就是這樣的吧。

想起那天，我從濟南回來，坐在車上，一路看着窗外。進了城，拐進一條植滿樂樹的街道，忽然間，我發現，眼前都是金黃。它們開得真盛啊，好像一點兒都不在乎眼下正是初秋，不在乎花期是否長久，花又都開在樹梢，在藍澄澄的天空映襯下，清澈熱烈。車開過去了，那一樹一樹的金黃也流淌過去了，那一刻，我忽然覺得，這樂樹的花，比莊稼還像莊稼。

我曾經以為，金秋兩字，是專門形容莊稼的。小時候在鄉下，一到這個時節，滿山滿坡滿都是玉米，黃澄澄的，連曬在場院上的穀穗也是金燦燦的。那時以為這便是金秋了，可今天我才知道，金秋不只是莊稼，金秋裏還有開花的樹，和即將凋零的金色的落葉。莊稼成熟了，是一季的收成，是秋天的象

徵。而樂樹的花一開，便不止是讓人看到了秋天，而是讓人感覺到某種明艷，把整個秋天都華麗地點綴起來了。

在這樣的秋天，很多的樹葉都變了顏色。紫葉李的葉子原本還有些青綠，現在完全變成深紅色的了，並且落了一地，像是等不及秋天過完，便要先走一步似的。楓樹的葉子還沒有完全變紅，沉沉的綠還染在葉心。每棵樹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一點點地往深秋裏去。

有一次，我坐在一棵樂樹下的木椅上看書。書攤在膝上，人靠在樹幹上，頭頂是密密匝匝的金黃，腳下也是密密匝匝的金黃，一陣風來，花簌簌地落，落在我手中的書頁上，落在我的髮上和肩

上，我便由着它們停落在那裏，我想讓秋天在我的身上做一個記號。

後來，我回到家翻開那本書，發現書頁裏竟夾着幾朵樂樹花。我仔細地觀察，原來它們真的不是金子，而是一朵一朵的花——小小的、米粒兒般大的金黃的花，每一朵都由四五片花瓣組成，花瓣微微地捲着，像一隻隻攏起的手，捧着一份小小的喜悅。我把它當作秋天特意贈送給我的禮物，悄悄地收藏了。

我想，這大概就是秋天給我的體悟吧——有些事不必去追、不必去求，只消在樹下坐一坐，秋天便會自己找到你，把它的花、它的香以及它的靜好，一樣一樣地放進你的日子裏，放進往後每一個憶起這個秋天的時刻裏。

曬蒜記

我雖然是南方人，但自小就隨父親在吃麵的時候配幾瓣生蒜。作為一個非常「為食」的吃貨，我烹飪時自然也喜歡用蒜調味，相對熟蒜，我一直對生蒜情有獨鍾，喜歡它像中國白酒一樣，在辛辣之後綿長的回甘。父親退休後住在鄉下，每年都會在小菜園裏種幾畦蒜。他種的是品種古老的紫皮狗牙蒜，最大的蒜瓣不過成人的指甲蓋大小，小的比葵瓜子還細，蒜皮剝起來很麻煩，市面上很少見到。我卻格外喜愛這狗牙蒜，它聞起來蒜香濃郁，入口卻不嗆辣，還帶一絲淡淡的清甜，很適合生吃。每次去探望父親，我最想帶回家的就是父親親手種的狗牙蒜。

狗牙蒜蒜瓣細小，剝起來費事，願意吃的人不多。我卻又是兩樣，剝蒜這件事於我而言，本身就是一種樂趣。尤其回了父親處，家裏人多時，做菜需要的蒜也多。我便取幾頭蒜，拿一隻碗，坐在屋簷下，把蒜瓣一瓣瓣地分開，再仔細地一點一點撕去蒜瓣的外皮，放進碗裏。剝好的蒜瓣潔白如玉，又真與參差不齊的狗牙無異。

因為喜歡剝蒜的過程，常常是不顧剝了皮的蒜瓣放久了不好吃，不知不覺地就剝了許多，總要等到父親出聲提醒才肯停下。往年從父親那兒拿回的狗牙蒜，我總會分給親朋好友一部分，自己留下的也會很快吃完，今年帶回的量比往年多，又遇上瑣事耽擱，沒能及時分送，沒想到在密封袋裏一放就近3個月，這次翻出來晾曬，發現有些生了蟲、有些已經乾癟。

以往蒜頭數量不多，我從未琢磨過儲存的問題。這次曬蒜才忽然想起，每次在父親鄉下的屋子，看到父親的蒜頭都留着長長的蒜桿，一串一串地掛在簷下的竹竿上，通風透氣，一直保持乾爽。我卻是反其道而行之，將蒜頭兩頭都修剪得乾乾淨淨，失去了這一種儲存的原生條件。

我從前只知享用這清甜的狗牙蒜，卻沒讀懂保存它的門道。此刻坐在陽台，曬着太陽，看着攤開的蒜頭，彷彿又看見那片生長出大蒜的土地，看見掛着蒜頭的屋簷，而父親掛在屋簷下的，不單是一串串蒜頭，更是一種簡單的生活智慧。

■ ■ ■ ■

「亞華作協」與我的情緣

書聲蘭語

廖書蘭

亞洲華文作家協會（簡稱「亞華作協」）成立於1980年，符兆祥先生是創辦人之一兼任秘書長，搭建與亞洲各地作家的文脈橋樑。及後世界各地的華文作家協會（簡稱「世華作協」）相繼成立，符兆祥先生為統合散布在各地的作家協會，於1992年11月召開首屆世界華文作家大會，成為華文作家的國際聯誼社團。因此，「亞華作協」與其他「歐華作協」「北美作協」等皆成為「世華作協」的屬會。我們皆視符兆祥為「世華作協」的大家長。

近幾年來，符兆祥先生年紀已大，交由對會務熱心的李先生擔任秘書長，2023年11月，「世華作協」第十二屆會員代表大會，在福建廈門召開，「亞華作協」與「世華作協」前任會長莊延波提名我接任亞洲華文作家協會總會長，獲執委會一致通過，並正式記錄在案。

在中華僑聯前理事長簡漢生的大力推動下，我獲得張平沼、雷倩、葛永光的贊助，蘇進強、陳學聖的支持，台中科大大學應用中文系承辦，「亞華作協」第16屆會員代表大會開始籌備中。

2026年1月份開始，A君不斷向我表示：「得知你即將舉辦亞華年會，深感欣喜，我一定盡心盡力支持與協助。」「我會盡力統籌協調，協助你妥善解決相關問題。」「贊助方面沒有問題，需交由我發邀請函通知大家」等等。在與他長達半年的手機訊息交談中，我感覺我是被他祝福與支

畫家與畫家

翠袖乾坤

連盈慧

常聽人說文人相輕，大概因為文人大都感性，不知自己手中的筆，一時得意瀟灑潑出來的文字，偶一不慎隨時會變成無形的利刃，無意之間刺痛筆下假想「筆戰」的對手而不自覺。

又或者偶然情緒不穩，看到對方文字與自己意見相左對號入座，一時衝動開罪同行而鑄成一世冤家亦常有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前輩作家的文字是非便說之不盡。

畫家則不然，也許早就認知到各人頭頂一片天，藝術路線不同，畫風各異，也不至於互相歧視，尤其是西洋畫家，從來就不曾有過什麼結怨的故事，反而甲迷乙，丙迷甲，而乙又迷丙，多的是互相欣賞的有趣循環。

魯本斯就迷提香，塞尚和雷諾亞卻迷魯本斯；安格爾迷塞尚和雷諾亞；馬諦斯和畢加索則迷過安格爾；莫奈雖然不大喜歡古典，但是維拉斯奎茲和德拉克洛瓦的古典功力，還是令他佩服到五體投地。

只畫人物不愛風景的德加厭惡莫奈黃花綠草的戶外畫，但是卻為安格爾的線條而心醉。就算認為現實世界中無美女，一向只畫自己想像

在港灣道花園重見九龍壁

欣有靈犀

王欣

清晨的港灣道花園，九龍壁修復現場已是一派忙碌。在華潤隆地的牽頭推動下，這座塵封多年的九龍壁修復重置工程正式啟動。這段日子，我隨攝製組深度參與紀錄片拍攝，不僅見證彰龍重光，更採訪了多位古蹟專家與工程團隊，記錄下這座地標重生的全過程。

九龍壁是中國古代宮廷常見的建築裝飾，壁上九條形態各異的蟠龍，象徵着力量與吉祥。中國現存的古代琉璃九龍壁極為罕見，僅有四處（如北京故宮、北海公園及大同等），皆屬皇家建築之精髓。灣仔這座九龍壁始建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特意由北方工匠在北京琉璃廠精心燒製，精準復刻自北京北海公園乾隆年間的九龍壁，與京城皇家建築一脈相承、同根同源。

古人以「九」為陽數之極，寓意尊貴與永恆。這座長18米、高3.7米的壁畫，更是極為罕見的「雙面九龍壁」——兩面各有九條彩龍騰躍於怒濤雲海之間，東、西兩端更巧飾「日」與「月」紋飾，寓意日月同輝。

三十多年來，這座九龍壁不單是北方古典建築藝術在香江之畔的完美移植，更早已融入無數港人散步打卡、

持的。我將A君贊助之事，請示莊延波，他斷然拒絕，因此我没有接受A君捐款。

某日有B君來電謂，要我以「世華作協」總會長的名義邀請A君，及在大會上公開介紹A君是「世華作協」總會長，並請他上台演講，還要安排他們兩人坐在重要的席位，如果答應他這幾項要求，他可以帶十幾個人來。我委婉地拒絕說，符兆祥先生目前雖然失智，但他在沒失智之前，已經選出新的接棒人選，既然非他們兩位，我不便如此介紹，愧對符老筆路藍縷創會之心。據符先生家人表示，在符先生病情尚可前，曾委託律師先後發出存證信函和律師信，申明並未將「世華作協」總會長之職位移交予A君，及後更開除A君會籍。

A君又透過某位作家做中間人轉達，要我發邀請函以「世華作協」總會長名義邀請他，其後A君再三催促這位中間人，為什麼他還沒有收到請柬？如果他是名副其實的「世華作協」總會長又何須在意這多此一舉呢！

此二君無非是想藉此「亞華作協」召開年會之際，為自己身份正名，見兩計皆不得逞，遂在作家之間散播謠言，並四處阻止作家參加亞華大會，嚴重破壞亞華團結。我本不予理會，無意將此醜事宣之於外，讓外人看來，不過是茶杯裏的風波，但今時今日我不得不說出來，因為他們間接傷害了失智的符老和他的家人，並嚴重破壞「亞華作協」以「團結中華民族，復興中華文化」，聯絡各地華文作家，交換寫作經驗，培養新進的作家，促進區域合作及文化融合為宗旨的創會初衷。

中的美女，參賽時給人劣評他畫中全是假美女的拉斐爾，年輕時也臨摹過達芬奇現實的美女蒙娜麗莎。

梵高為自修得來的獨特風格自豪，但亦欣賞林布蘭。他和高更則是一對莫名其妙的歡喜冤家，感情好到同居卻對高更的景泰藍風格看不順眼，高更卻一點都不在乎，並無影響到他對梵高的感情。

莫迪里安尼則喜歡高更和塞尚，蘇丁視比他年長十年的莫迪里安尼為兄，還為了悼念他而戒煙戒酒；米羅喜歡梵高、塞尚和馬諦斯，大家也看出他畫風確實曾受這幾位前輩影響。

接觸過好幾位漠視名利，純為藝術基因勃發、為畫而畫的畫家，無論是否已經成名，大都性情樂觀，與世無爭，能夠與彩墨丹青為伍，已是精神最大享受，心靈上的滿足真的近乎神境界。



●莫迪里安尼畫的蘇丁 作者供圖

闔家留影的尋常生活，化作灣仔乃至全港市民心中的集體記憶。直到2010年因華潤大廈翻新，九龍壁被妥善拆卸保存，暫別公眾視野。如今它重回原址，既是一次「集體記憶的重見天日」，更是一段斷代歷史的重新接駁。

從倉庫庫房重新回到大眾視野，背後離不開「修舊如舊」的保育哲思。古蹟保育顧問洪彬芬老師在受訪時談到，修復的精髓在於最大程度尊重歷史的真實性，例如在對照舊照片進行測繪時，團隊發現底座花紋原本應是左右對稱，昔日建造時卻留下了「右左」同向的特殊細節。

保育專家並未强行將其修改整齊，而是選擇保留原樣。這種對圖案微小瑕疵的尊重，體現出文物保育中珍貴的人文溫度——修復的不只是精美的琉璃，更是歲月留下的真實軌跡。

一座城市的底蘊，不僅在於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樓，更在於那些承載着集體記憶與文化脈絡的角落。如今九龍壁重置於港灣道花園入口，不僅為灣仔文化古蹟徑添上了亮麗的首站，更是一次城市記憶的溫暖回歸。

當古老的彩龍再次在海風中熠熠生輝，我們尋回的不僅是一件建築瑰寶，更是深植於這座城市血脈中的文化根脈。